

蛾

術

編

蛾術編卷三十八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琳惠校刊

說地二

漢十三部

冀充青徐揚荆豫梁雍幽并營此唐虞之十二州也漢
無營州其十一州皆有之但改梁名益改雍名涼而又
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部刺史員十三人
此見于地理志百官表及師古所引胡廣記者也據文
似十一州外添交州朔方爲十三部但河內河南二郡

注云屬司隸而各郡國無屬朔方者百官表司隸校尉
武帝征和四年置察三輔三河宏農三輔是京兆馮翊
扶風三河是河內河南河東續郡國志此六郡與宏農
正屬司隸東漢如此西漢可知杜佑通典于西漢十三
部亦不數朔方而數司隸且地理志敘首雖云置朔方
之州而朔方刺史果亦在員數之內則朔方郡宜專屬
之矣今乃注云屬并州則知所謂十三部者實是于舊
十一州外添交州與司隸爲十三朔方不數乎當傳當
以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
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是也

鶴壽案漢百官表明

言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宏農而地理志班固自注于
京兆尹左馮翊曰高帝元年屬塞國于右扶風曰高帝
元年屬雍國于宏農河東二郡不言所屬唯于河內河
南二郡則曰屬司隸何也刺史武帝元封五年所置司
隸校尉征和四年所置京兆尹本爲右內史左馮翊本
爲左內史右扶風亦爲右內史俱係太初元年更名宏
農郡直至元鼎四年始置然則征和以前未有司隸則
三輔三河宏農必專設一刺史以糾察之逮征和四年
乃改爲司隸校尉耳或曰征和以前京兆尹左馮翊右
扶風當是雍州刺史兼治之宏農郡河南郡當是豫州
刺史兼治之河東郡河內郡當是冀州刺史兼治之若
七郡專設一刺史則是有十四刺史矣曰是不然三輔
爲京畿重地豈有不專設一刺史者蓋十三州有定數
而管攝十三州之官亦有定員自元封五年始刺史十
三人地理志云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
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
益凡十三部置刺史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
掌奉詔條察州員十三人是也三輔刺史部京兆等七
郡豫州刺史部潁川等三郡梁魯二國冀州刺史部魏
郡等四郡趙國等六國兗州刺史部陳畱等五郡城陽

等三國徐州刺史部琅邪等三郡泗水等三國青州刺史治平原等六郡菑川等三國荊州刺史部南陽等六郡長沙國揚州刺史部廬江等五郡六安國益州刺史部漢中等八郡涼州刺史部隴西等九郡并州刺史部太原等九郡幽州刺史部勃海等十郡廣陽國交州刺史部南海等七郡自征和四年始司隸校尉一人察京兆等七郡刺史十二人察十二州百官表云司隸校尉征和四年置是也唯朔方郡雖屬并州以疆界濶遠添設一刺史以糾察之不在十三人之內故胡廣曰漢既定南越之地置交州刺史別于諸州令持節治蒼梧分雍州置朔方刺史今案雍州當作并州漢時朱博趙岐祝良郭丹皆為并州刺史蕭育翟方進平當又皆為朔方刺史則知并州部內固有兩刺史矣

省并朔方

司隸校尉自為一部其餘豫冀兗徐青荆揚益涼并幽交分為十二州州各刺史總統之合司隸共為十三部

此制已詳漢書後漢同惟朔方刺史于建武十一年省并并州見後漢書光武紀及郭伋傳與前漢異鶴壽案續漢郡國志云世祖中興惟官多役煩乃命并合省郡國十縣邑道侯國四百餘所今案省減吏員始于建武六年至十一年省減朔方刺史并入并州蓋朔方郡本屬并州部內因地方遼濶故別置刺史以糾察之則知此一刺史本不在十三部之內故雖大員可以省減也

郡國太守刺史治所

司馬彪續漢郡國志敘首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郡太守所治之縣自宜先書此例甚當前志每郡先書者不必定太守治則太守所治宜逐郡詳書之乃都尉治則書太守治不書此前志之不如續志者至刺史治

續志皆詳書之而前志亦不書說已見前若都尉前志
有治所續志無者百官志言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
職太守注云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故郡
國志無其治所鶴壽案漢志所書都尉治如左輔都尉治高陵主爵都尉治右扶風南部都尉治塞外翁龍埤西部都尉治內郡懷縣河東郡安邑之類也續漢志河南尹雒陽河內郡懷縣河東郡安邑之類則皆太守治若豫州刺史治譙縣冀州刺史治高邑充州刺史治昌邑徐州刺史治邳縣青州刺史治臨菑荊州刺史治漢壽揚州刺史治麻陽益州刺史治雒縣涼州刺史治隴縣并州刺史治晉陽幽州刺史治薊縣悉書之唯交州刺史治廣信則失書劉昭注引漢官儀以補之而司隸校尉治河南不知何以獨不書

許鄴洛三都

魏志文帝紀黃初二年注引魏略以長安譙許昌鄴洛

陽爲五都其實長安久不爲都譙特因是太祖故鄉聊
目爲都皆非都也真爲都者許鄴洛三處耳自建安元
年操始自洛陽迎天子遷都許備見武帝紀中并每有
征伐事畢下輒書公還許至九年滅袁氏之後則遷都
于鄴紀雖于此下屢書公還鄴或書至鄴而尚未能直
揭明數語使觀者醒眼至二十四年則書還洛陽二十
五年又書至洛陽其下卽書王崩于洛陽至其子丕受
禪卽真位皆在洛蓋自操之末年又自鄴遷洛矣紀所
書亦宜再加醒眼之句

鶴壽案潁川郡許縣魏黃初二
年改曰許昌故城在今河南許

州東北三十里漢魏郡鄴縣故城在今彰德府臨漳縣
西二十里漢河南雒陽縣故城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

北二十里魏文帝以誰駐爲先入本國長
安爲西京遺迹故與許都洛號爲五都

三國疆域

東漢十三州司隸豫州冀州兗州徐州青州荊州揚州
益州涼州并州幽州交州也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一
州郡門云魏據中原有州十二司隸荊河兗青徐涼秦
冀幽并揚雍小字夾注云分涼州置秦州理上邽今天
水郡揚治壽春今郡徐治彭城今郡荆治襄陽今郡兗
治武威今郡竝因前代荆河者禹貢荆河惟豫州本是
豫州而改稱者避唐代宗諱也兗治之下脫文甚多未
得他本參對未敢輒添其下文云蜀全制巴蜀置益梁

二州益治成都今郡梁治漢中今郡吳北據江南盡海
置交廣荆郢揚五州交治龍編今安南府廣孫權置治
番禺今南海郡荆治南郡今江陵郡郢治江夏卽今郡
揚治建鄴今丹楊郡江寧縣晉地志魏武定霸三方
鶴壽案三國疆域已詳見
鼎立生靈板蕩關洛荒蕪所置郡十二新興樂平西平
新平略陽陰平帶方譙郡樂陵章武南鄉襄陽所省者
七上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漁陽廬江而文帝置七朝
歌陽平弋陽魏興新城義陽安豐明帝少帝增二上庸
平陽得漢郡者五十四焉蜀光主于漢建安之初置
郡九巴東巴西梓潼江陽汶山漢嘉朱提宕渠涪陵後
主增二雲南興古得漢郡十有一焉吳大帝初置郡五
臨賀武昌珠厓新都廬陵少帝景帝各四臨川臨海衡
陽湘東天門建安建平合浦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始
安始興郡陵安成新昌武平九德吳興東陽桂林瑯陽
宜都得漢郡者十有八焉但萬林
二十四年所刊晉書脫誤甚多

晉地志與漢志異

晉地理志謂高帝分一內史以爲三更置新郡國二十有三爲二十六文增九景增四武增十七又增十四昭增一合之共增七十一故與秦四十爲一百十一似合但漢志比晉志少郡國八漢志若除去燕國膠西珠厓儋耳沈黎汶山又內史名雖增三實只增二則再除其一又于秦郡中除去鄣郡黔中閩中又漢之三十六除內史晉之四十連內史則應少九不知何以少八此其牴牾不合未暇細攷

鶴壽案晉志與漢志其數不同者晉志有重複又有脫漏故也漢志云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

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于
孝平凡郡國一百三而晉志謂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
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比漢志增其八矣先主報
轉疑惑既欲去燕國膠西又欲去鄣郡黔中且謂漢之
三十六除內史晉之四十連內史始終不得其解其實
合兩志觀之漢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即秦之內史
漢之梁國即秦之碭郡漢之南海鬱林日南即秦之南
海桂林象郡武帝所置珠崖儋耳沈黎汶山四郡平帝
時已廢然則晉志所謂新置郡國七十一者京兆馮翊
扶風本為一郡梁國南海鬱林日南珠崖儋耳沈黎汶
山並非新置而秦之閩中漢又未嘗置則此十郡國晉
志乃重複計之而未會除去也漢志有真定國武帝元
鼎四年置又有泗水國故東海郡元鼎四年別為國晉
志則脫漏焉若以七十一郡國去其十加其二而與秦
之四十郡合計之適得一百有三之數兩志未嘗有異
也至于秦之彭郡即漢之丹陽秦之黔中即漢之武陵
高帝所置燕國昭帝改為廣陽文帝所置膠西宣帝改
為高密非如閩中之未置又非如珠崖四郡之見廢胡
為欲去之邪

南北朝地理得其大槩亦可

晉武帝天下一統爲二十州司冀雖涼秦青并兗豫幽平徐揚荆江梁益寧交廣也後南北朝分裂新置之州更多展轉改易迷其本來況又有每州各自析爲南北再加以僑置寄治之名糾纏舛錯不可爬梳其勢然也宋書州郡志敍首云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秣難算尋按推求未易精悉此段之重複如此約身居齊梁猶如此況去之千餘年乎得其大槩不細求亦可矣

鶴壽案南四朝所置之州宋有揚南徐徐南兗兗南豫豫青冀司荆鄧湘

江雍梁秦益寧廣交越凡二十二州此據孝武大明八年也蕭齊承宋初失淮南北後失淮南有青冀豫北兗北徐巴其餘悉因宋舊凡二十三州蕭梁承齊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悉仍齊制後又開拓閩越克復淮浦大同中州至一百有七焉陳則地狹而州多西不得蜀漢北不得淮肥始終以長江為限亦置州四十有二至于北朝後魏自道武克并州至宣武收漢川其地北逾大磧西至流沙東接高麗南臨江漢故有一百一十一州高齊既滅爾朱叔魏還鄴于是河北自晉州之東河南自洛陽之東皆為齊境故有九十七州北周自孝閔奄有魏地至武帝兼并高齊乃有二百一十州此南北朝地理之大略也

隋罷州置郡

隋百官志云煬帝罷州置郡郡置太守地理志云煬帝并省諸州尋改州為郡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大凡郡一百九十案唐虞時九州十二州麻三代秦漢魏晉南

北朝其名尚存至隋始革去州名事勢古今不同不可
泥古宋州郡志有揚州南徐州南兖州兖州南豫州豫
州江州青州冀州司州荊州郢州湘州雍州梁州秦州
益州寧州廣州交州越州南齊州郡志略同惟多一巴
州此名爲從前未有魏地形志新添之州名甚多漢晉
每州所管郡甚廣地形志則每州所管郡有少至二三
郡者并有不領郡之州焉其州名新製者共有五六十
梁陳齊周地理無考而州郡總數見隋地理志蓋承魏
後其分析亦多至隋萬不能更爲沿襲名稱紛溷已極
不便不但十羊九牧如楊尚希所云也

唐改郡爲州

舊唐書地理志云高祖受命改郡爲州太守竝稱刺史案唐虞分州三代相沿秦變爲郡遂革州名而漢復稱之以州統郡州大郡小其分封者爲國兼用周秦之制也祿魏晉及南北朝而冀兗等名猶在隋大業三年始改州爲郡置司隸刺史以糾郡守自此以後九州十二州之名不復用矣唐高祖又改郡爲州三代之州兼唐數郡或數十郡之地唐之州與三代之州大異漢之刺史統唐數郡或數十郡之地唐乃以郡守爲刺史時異勢殊其沿革不同如此但舊志惟臚列各州其下但云

本古某郡而已新唐書地理志則云京兆府京兆郡云云華州華陰郡云云同州馮翊郡云云每州必州名郡名竝舉之河南則云河南府河南郡陝州則云陝州陝郡州郡名同者猶必竝舉之而其中閒亦有但列州名者故于渭州下特發例云凡乾元後所置州皆無郡名據此則乾元以前凡州皆兼郡名也舊志但列州名顯係脫漏不如新志之備

外官要領惟採訪節度二使

唐外官要領惟採訪節度二使而已舊志于卷首標題爲十道郡國唐制無國名與漢異此字用來牽混所謂

十道則關內道一河南道二河東道三河北道四山東
道五淮南道六江南道七隴右道八劍南道九嶺南道
十也此乃貞觀元年所分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十五道
每道置採訪使山南江南分爲東西二道又添黔中道
又以關內道分爲二一爲京畿採訪使治京師城內所
管州郡凡六一爲關內採訪使以京官遙領所管州郡
及都護府凡二十有七河南道亦分爲二一爲都畿採
訪使治東都城內即今河南府所管州郡凡二一爲河南採
訪使治汴州即今開封府所管州郡凡二十有八合計共十
五道漢宣帝言與我共治百姓者良二千石蓋指太守

而縣令尤爲親民之官然則守令者是守土治民之官之切要者也而採訪使者大約爲守土官之領袖故新唐書地志以此分列各州郡至于節度使者通典卷三十二職官門謂始于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河西節度使

新書兵志同

此不過言其所起耳爾時惟邊境設此使

餘不常置也蓋始名總管繼改都督至景雲雖勅立節度名色而開元十五道採訪十五節度僅八所置猶少且猶採訪自採訪節度自節度至天寶乃遂以一人兼領之至德以後增置節度益多矣

以上俱本通典

又舊志云至

德後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額寇盜稍息則易以觀察

之號是至德之節度觀察猶相閒用之也迨至中葉以降而增置節度益多其列銜往往稱某軍節度某處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則觀察但爲節度之兼銜矣且節度無不兼本州刺史則權盡歸于一家守土之臣幾無復有分其任者矣觀新舊書諸列傳及唐人碑板自見

壽鶴

案唐外官監察各州者其名屢有改易其所統領亦前後不同武德初邊要之地置總管以總軍加號持節使其後改曰都督總十州者曰大都督景雲二年分天下郡縣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察刺史以下善惡揚益荆并四州爲大都督并充魏冀蒲錦秦洪閬越十州爲中都督齊鄆涇襄安潭遂通梁夔十州爲下都督議者以權重罷之惟四大都督府如故置十道按察使各一人開元二年改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四年罷之八年復置十道按察使秋冬巡視州縣十年又罷之十七年復置十道京師兩畿按察使二十一年因十道分山

南江南為東西通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檢察如漢刺史之職其時京畿採訪使則裴曠開內採訪使則李尚陽都畿採訪使則盧絢河南採訪使則王道堅河東採訪使治蒲州河北採訪使治魏州山南東道採訪使治襄州山南西道採訪使治揚州江南東道採訪使治蘇州江南西道採訪使治洪州黔中採訪使治黔中劍南採訪使治益州嶺南採訪使治廣州天寶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至于節度使者其始專為邊方寇戎之地而設景雲元年以薛訥為幽州經略節度大使節度之名蓋起于此實即前此之都督也其後諸道因用此號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植六藩外任之重莫之與京開元中凡八節度使一磧西二河西三隴方四朔方五河東六河北七劍南八嶺南及范陽節度使河北安祿山反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討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滅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陳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于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焉

宋地理志據元豐

宋史地理志云宋受周禪有州百十一縣六百三十八
取荆南得州府三縣十七平湖南得州十五監一縣六
十六平蜀得州府四十六縣一百九十八平廣南得州
六十縣二百十四平江南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陳
洪進獻地得州二縣十四錢俶入朝得州十三軍一縣
八十六平太原得州十軍一縣四十李繼捧來朝得州
四縣八天下旣一疆理幾復漢唐之舊未入職方者惟
燕雲十六州而已至道分爲十五路天聖析爲十八元
豐又析爲二十三曰京東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

西曰永興曰秦鳳曰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曰江南
東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梓利夔曰福建曰廣南東西
崇寧復置京畿路宣和又置燕山府及雲中府路天下
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
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謂盛矣案此所列府州監縣之
總數與上受禪及征伐受降所得皆不合又不言軍若
干殊不可知爲是受禪及征伐受降所得後來增改并
省者多故不合邪下文言繇建隆訖治平末一百四年
州郡沿革無大增損則何也又曰厥後中原板蕩故府
淪沒職方所記漫不可攷高宗渡江所存者兩浙兩淮

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廣西十五路而已建國
江左又百五十年德祐丙子并歸于我元而天下復合
爲一焉今據元豐所定并京畿爲二十四路首之以京
師終之以燕雲凡四京之城闕宮室及南渡行在所其
可攷者冠乎篇首爲地理志史家志地理必據一朝以
爲定或據極盛或據極後宋史雖云據元豐其實志中
所列多厯敘宋一代之分割若漢地理之據平帝元始
續漢郡國之據順帝永和宋州郡之據孝武帝大明順
帝昇明魏地形之據東魏孝靜帝武定舊唐書地理之
據元宗天寶新唐書地理之據昭宗天祐不如是也且

諸書沿革據某朝則戶口亦據某朝而宋史戶口悉據
崇寧尤顯然者總敘與分列前後不相應其云今據元
豐所定不知其何所指惟廣南東路之廣州韶州循州
潮州連州梅州南雄州英德府封州肇慶府新州德慶
府南恩州惠州廣南西路之靜江府容州邕州融州象
州昭州梧州藤州龔州潯州柳州貴州慶遠府賓州橫
州化州高州雷州欽州白州鬱林州廉州瓊州南寧軍
萬安軍吉陽軍則戶口皆據元豐并有每路總戶口數
則皆據紹興而絕不言其故

鶴壽案宋太祖至道開所定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

河東陝西京兆淮南江南湖南湖北兩浙福建西川陝西與元廣東廣西也仁宗天聖開所定十八路江南分

爲兩路川陝分爲四路也神宗元豐開所定二十三路
京東東路京東西路等是也至徽宗崇寧開置京畿路
宣和開又置燕山雲中兩路凡二十六路先生謂史家
志地理或據極盛或據極後而宋史云今據元豐所定
并京畿爲二十四路此最斟酌盡善蓋南渡以後僅存
十五路宋之極後固不可紀卽置燕山雲中時名爲極
盛國勢已非故就二十三路加以京畿一路雖曰據元
豐實則據崇寧二句須一連讀也所列府州監縣與上
所得之數不合者太祖開寶時并省嶺南州縣仁宗慶
祿時并省河南諸縣神宗熙寧時并省天下州縣又廢
州軍監縣故也其地理既據崇寧故戶口
亦據崇寧宋史本不誤先生誤讀之耳

宋史地理校誤

平湖南得州十五監一小字注有銅有杜陽監銅北監
板作錦杜北作桂北是平蜀得州府四十八八當作六
小字注有蜀北作蜀武北作戎北是平廣南得州六十

小字注有忍北作恩灑北作龍頤北作禺順二字北是
平太原小字注有忻北作祈南是敍良嶽事小字注取
大鹿數百十盡殺之以餉衛士盡北作頭屬上讀餉北
作啗此皆別無所據特以意改而其實原本文理甚通
殊不必改此等甚多今不具上南門曰永順北作冰順
此鈔胥之誤而校對者竟未校出南是而北誤此等甚
多今不具濟南府屬縣小字注末有一城字衍北無是
沂州屬縣費望望字應小字旁注京兆府監二小字注
八年置鑄銅錢銅北作鐵北是陝州大都督府監二以
下大字及小字注北俱無北是秦州屬縣四清水下小

字注有弓門等二十九砦砦北作里亦非當作堡又安
遠砦小字注秦州又有安遠等五砦遠北作達北是鞏
州屬縣三定西下小字注有東西東北作通砦六下小
字注廢寧遠砦爲鎮屬承寧北作來遠永寧又未詳何
年以砦爲縣脫縣字北添末撲麻龍堡脫堡字北添北
皆是西寧州賜郡名曰西寧北作西平是紹興府諸暨
縣小字注百龍泉一銀坑百北作有是新昌縣下小字
注淳化元年省淳化北作淳熙省北作改是鎮江府丹
陽縣緊北無緊字疑非衢州戶下若干脫口字北有是
淮安軍五河縣下小字注咸淳七年置有澮涇馳崇淮

五河南多脫北是懷遠軍下縣一荆山南脫山字荆湖南北路鼎澧辰沅靖邵全州靖邵南作清郡非道州南作通州非荆湖南北路南作荆湘非建寧府監一豐國小字注咸平二年置鑄銅錢南多脫从北添崇慶府下新津下注望江原下注望唐唐安云云北無江原江原下注卽新津縣注北傳寫誤脫又彭州似應跳行另起接寫非永寧軍導江小字注乾德中有彭州康隸熙寧三年軍廢復隸彭州後復于此置軍北作自彭州來隸去置軍軍字北是瀘州縣三下小字注之後南北俱挂空然後提行瀘川云云皆非是應連寫江安縣下注有

南田有武寧安遠等砦南作南舊及安遠縣砦皆北是
大抵南監全不校對只據寫手所寫便刻北校刻稍精
復多杜撰今于其文義顯然背謬者皆不悉出

職術編卷三十八終

蛾術編卷三十九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琳惠校刊

說地三

西王母

爾雅釋地酇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郭云酇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西王母乃地名

而山海經漢武內傳以爲仙人蓋後儒之曲說

鶴壽案西王母

國名也在今甘肅肅州三朝記云舜時西王母遣使獻玉環荀子云禹學于西王國竹書紀年云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來見賓于昭宮淮南子云西王母在流沙之濱則知其爲國名無疑矣西山經言流沙之西五百五

十里曰玉山西王母所居在今甘肅肅州西七十里漢地理志所謂臨羌西北塞外西王母石室穆天子傳所謂羣玉之山是也經又言西王母豹尾虎齒而善嘯達髮戴勝此述其民俗所尚猶之勾吳之俗斷髮文身裸以為飾而讀者不察遂以為神仙穆天子傳云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此敘穆王賓于其國其國君禮之所稱西王母者猶之赤鳥之人曹叔之人讀者不察又以西王母為婦人亦異乎

禹貢雍州末節水道

雍州末節水道云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傳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疏曰地理志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

北入塞內積石非河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
北流故沿河順流而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志龍門
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
西界也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
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西上更入
雍州界也案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今甘肅西寧府
西寧縣西南塞外蔡傳云地志積石在金地郡河關縣
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此說非是漢河關縣宣
帝神爵二年置後涼呂光龍飛二年克河關凡四百五
十七年爲郡縣後沒入吐谷渾遂不復沉積石又在其

縣西南羌中則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真當日大禹導
河處宋龍支縣近在今西寧縣東南八十里爲漢金城
郡允吾縣元和志積石山在龍支縣西九十八里南與
河州枹罕縣分界枹罕縣今蘭州府河州治積石山在
州西北七十里積石關則又在州西北百二十里所謂
兩山如削河流經其中是較禹所導之積石河隔千有
餘里豈在其縣界者乎蓋積石山本在徼外隋大業五
年平吐谷渾置河源郡郡治古赤水城境有積石山唐
儀鳳二年置積石軍于靖邊城始移內地此皆小積石
卽鄯汪唐述山也漢段熲破西羌且門且行四十餘日

至河首積石山唐李靖等攻吐谷渾踰積石山任城王道宗侯君集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次星宿川達柏海望積石山此大積石也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辨于唐人故魏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李吉甫曰河出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注于蒲昌縣潛行地下出于積石爲中國河故今人目彼爲大積石然則蔡氏在宋時當云積石山漢在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枹罕縣鄯州龍支縣有積石山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者爲是夏陽今同州府韓

城縣龍門山在縣東北八十里與山西河津縣分界黃河在韓城縣東五十里自延安府宜川縣流入境歷龍門口而下有禹門渡通山西河津縣蔡傳云龍門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也案夏陽縣下脫去北字非是又河中府龍門縣當作在今同州韓城縣及河中府龍門縣之地蓋山跨河之西東也渭汭在河之西岸華陰朝邑韓城皆是河自北來渭自東注實交會于華陰故曰渭汭也

鶴壽案近儒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胡壯明禹貢雖指皆以大積石

爲禹貢積石山小積石爲水經注唐述山先生用其說以駁偽傳正義是矣但未指明大積石今在某處西山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又西五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郭注積石山今在金城河關西

南羌中海內西經云河水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
入禹所導積石山勃海即蒲昌海海外北經云鄧林禹
所導積石山在其東河水所入郭注河出昆侖潛行地
下至蔥嶺復出注鹽澤復行南出于此山而爲中國河
畢氏新校正曰積石山在今甘肅西寧縣東南一百七
十里括地志謂今名小積石在河州枹罕縣西七十里
又謂河經吐谷渾界大積石然後至小積石是有二積
石然夏書之積石山不當太遠唐人所言河源亦不足
信大積石或出附會石門山在今甘肅河州西南即積
石之南麓今案畢氏之說非也畢氏自言玉山在今肅
州西七十里又言積石山在西寧縣東南不知西寧縣
遠在肅州之東南若大積石在此則與經所云又西三
百里大相反矣大積石今名大雪山在西寧府邊外西
南五百三十里禹所導也小積石本名唐述山在河州
西北七十里非禹所導也括地志所言甚明自李賢杜
佑等誤以小積石爲大積石著述家互相爭勝屢有翻
矣

此節依鄭注是循行州境浮積石至西河是自西而東

會渭汭又是自東而西故僞孔亦云逆流曰會必如此
循行州境乃徧足見鄭注之確自僞孔剏遷都白帝之
說各州皆尚可強說至此則窮矣禹治水成功在堯時
堯都平陽禹至西河河津滎河等縣界尚須從汾水往
東幾百里方至平陽何得反西至渭汭于是僞孔不得
不云逆水西上而疏申之云還都白帝訖又到雍州且
云諸州皆然然則禹終年僕僕道塗何暇治水邪至宋
人改爲貢道又算出兩路來蔡傳云雍州貢道有二東
北境自積石至西河西南境則會于渭汭東北當云西
北東西莫辨且不必論至胡先生渭又以傳逆流曰會

不必泥逆水西上當作逆水而上謂雍州南境貢船出渭水後逆河水而上與北境貢船相會一處且爲的實指出渭汭爲今韓城縣界北連龍門東對汾口雍州南北兩路貢船相會于此然後東轉直抵平陽且云疏不悟傳之有誤字而強爲之說吾不知之矣

梁州末節水道

梁州末節水道云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疏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亂橫渡也案沔水一名沮水出武都沮縣

東狼谷東南流至沮口與漾水合漾于是有沔稱導漾
不言沔此經欲明浮潛入渭中間所由之路在漾下漢
上故稱沔以別之渭水地理志出隴西首陽縣西南鳥
鼠同穴山東至船司空入河河西河也水經注云西漢
卽潛水自西漢溯流而屈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
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逾沔矣蔡傳引
岡穴作
岡北外
謬不通阻漾枝津者卽郭璞所云水從沔陽縣南流至

漢壽者也歷岡穴迤邐而接漢岡穴卽郭璞所謂峒山
也以今輿地言之浮嘉陵江至廣元縣北龍門第三洞
口舍舟從陸越岡巒而北至第一洞口出谷從舟至沔

縣南經所謂浮潛逾沔也以上梁州巡行州境觀地肥

瘠事畢以後自沔入南鄭縣界抵褒城東歷褒水登陸

絕水行百餘里入斜水至郿縣東北入渭沿流而東亂

河則至雍州矣鶴壽案潛水非卽西漢水其以西漢爲

潛水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北爾雅所謂水自漢出

爲潛也朱鶴齡愚菴小集嘗辨之曰潛漢非西漢諸家

從無明辨尚書正義引郭璞爾雅音義云有水從漢中

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縣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

潛出舊俗云卽禹貢潛水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潛水

源出利州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庾仲雍以墊江

縣有別江出晉壽縣此卽潛水余案今保寧府廣元縣

地漢曰廣漢蜀曰漢壽晉改晉壽隋改綿谷石穴水當

是經綿谷出宕渠杜少陵詩綿谷元通漢此其證也鄭

康成云漢別爲潛其穴本小禹自廣漢疏通卽爲西漢

蓋指綿谷水耳然此水既從沔陽南流則是東漢文水

與西漢迥不相蒙漢地理志云潛水出巴郡宕渠縣符

戎行扁

卷三十九

六

世譜

特山西南入江不云潛卽西漢鄭康成始合而爲一郡
道元孔穎達輩因之疑鄭氏說不足信及攷水經注西
漢水自嶠冢而下卽西南流過祁山入嘉陵道爲嘉陵
水又東南經宕渠縣合宕渠水乃知西漢入潛故世遂
以潛爲西漢耳若必如注疏求所謂出漢入漢者爲潛
則今之宕渠水與西漢水皆至合州入大江何嘗與沔
漢相爲沿注哉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因潛水伏流故沮
漳枝津酈道元所謂漢水枝分斜出當是不安而黃氏
非之過矣今案愚菴之辨謂潛在今廣元縣境是也西漢
水今名嘉陵江自陝西寧羌州流入廣元縣境與東漢
之枝津合此固梁州之潛水而又引漢志宕渠縣之潛
水則謬矣宕渠縣之潛水今名渠江發源于保寧府巴
州小巴嶺東南流逕順慶府遂州營山縣渠縣廣安州
至重慶府合州入嘉陵江此又是一水與禹貢無涉
此經宋人妄指爲轉輸重運則此道似不應有從陸處
其實是禹巡行梁境畢從梁至雍治水有陸何不可由
乎蘇氏軾不知潛水伏行逾于沔卽歷岡穴而以爲禹

時通謂褒爲沔逾于沔卽逾于褒不知由沔溯褒一水直達不可言逾其說旣誤蔡傳云經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此未可曉則又不解經不可兩言逾而變文之妙閻先生若璩又因貢物載巨艦褒斜水淺難行經爲入于沔逾于渭若由沔入渭必須陸行五百餘里者此其重勞民力可決爲必不然矣胡先生渭慮貢物難以陸運必須從水因言褒斜二水禹時必有相通之道如水經注所云衙嶺之南溪水支灌于斜川者但深山窮谷之中溪流一綫裁得通舟歷年旣久舊迹已湮耳閻胡總由誤認作入貢故紛紛衍說豈知經文所敘原是

禹一身巡行治水輕裝減從之事自潛逾沔歷岡穴不
過二十里自沔逾渭汭褒入斜所歷山嶺亦不過百里
禹豈必欲盡從水道哉逾沔入渭當以上逾字貫下入
字爲確非沔渭可通也

黑水

黑水禹貢凡三見梁州云華陽黑水惟梁州雍州云黑
水西河惟雍州則是梁雍二州皆以黑水爲界也導水
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入南海三危在西裔則黑水從西
徼外流至極南而入海不入江者也要之三黑水是一
古黑水見于紀載者惟漢志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

但言有祠不言水所在則已茫昧久矣闕疑可也水經

注若水出蜀郡旄牛縣徼外今黎大所南有漢旄牛縣故城東南至故

關為若水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關有木曰若木若水出焉又東南流大度水

注之又南過越雋郡邛都縣西印都縣今建昌衛又南逕大柞

縣入繩水自下通謂之繩又南逕會無縣縣今會川營地與孫

水合冕山營東北有孫水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縣屬越雋郡漢置雲南郡改屬

又逕三絳縣西又逕姑復縣北淹水注之又東與母血

水合漢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母血水出北至三絳入繩母音無案漢會無遂久三絳姑復並屬越雋今

雲南姚安府治姚州漢弄棟遂久地又東北至犍為郡朱提縣西為瀘江

水後漢書劉尚擊西夷度瀘水入益州郡注云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楚道入江朱提

縣西南二百里得堂琅縣縣東八十里瀘津

水左右馬步載

通有瘴氣經之必死

自朱提至犛道

漢犛道縣犛為郡治今四川敘州府治空賓縣

有水

步道有黑水羊官水三津之阻若水又徑越雋之馬湖

縣又謂之馬湖江

縣今為四川馬湖府

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度

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或言入若又言注繩咸

言至犛道入江正是異水沿注通為一津也胡先生錐

指據此以為若水在建昌衛俗名打沖河自冕山營西

徼外

營故寧番衛在建昌衛東北

東南流至衛西鹽井營東南與雲

南金沙江合金沙江出吐蕃界至共龍山犛牛石名犛

水謠為麗水東南流經麗江府北又東經姚安府北

即鹽

井衙東合打沖河又東合瀘水又東經會川營南又東至

東川府西折而東北經烏蒙府西北又東北經馬湖府南又東經敘州府南北入大江鹽井營東南蓋卽漢大
祚縣界繩若合流處若爲建昌衛西打沖河繩則姚安
府北金沙江也此其說繩若則可矣而卽以此爲滇池
所祠之黑水案漢滇池今雲南府治昆明縣也雖指疑
金沙卽黑水東經會無縣南南直滇池無論金沙非黑
水而會無今會川營南距昆明甚遠以爲卽所祠黑水
可乎且漢書于若繩二水竝不名黑水山海經言黑水
閒有若木若木閒有若水亦不以若水爲黑水水經注

敘次若水不過言自朱提至犍道有黑水與水步道羊

官水竝稱三津其經流竝無黑水名目亦不以若水爲

黑水乃因若繩入瀘盧訓黑展轉牽引遂以若繩瀘皆

爲黑水以瀘水爲黑水杜佑有此說而所指乃西洱非若繩也亦非是而以爲卽漢書

滇池所祠之黑水卽禹貢梁州之黑水又因此水入江

不入海而以爲入海之黑水乃雍州之黑水非梁州之

黑水史記導黑水條裴駰集解載鄭注引地志黑水祠云云則知黑水祠卽導水之黑水非別爲梁州之

黑水雖指說本薛季宣薛之解經每出胃臆恐未可從導

水之黑水有所過之山有所入之海原委歷然雖指又

闕而不解且歷舉唐樊綽宋程大昌元金履祥明李元

陽諸家說而一一駁正其非予深服胡先生學博心細不肯輕信穿鑿傳會之談故于後案導水節已遵先生而大暢其旨以爲此水自三危以北莫攷其原三危以南水行微外不知從何入南海原流皆無可言惟據鄭康成知三危在鳥鼠之西岷山之北積石之南三危明則黑水所經略可想像今于梁州黑水禹貢爲第一見經文只有兩字先生乃獨于此節別誤一黑水以當之

雖推行大費苦心究屬未妥亦當闕疑爲是

鵠壽案禹貢九州之

界限有以南北言者沈揚荆豫梁五州是也沈州北有九河南有沛水揚州北至長淮南至南海荆州荆山在北衡陽在南豫州大河居北荆山居南梁州亦然故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爲梁之北界則黑水爲梁之南

界不待言矣鄭注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黑水之
不言至黑水以東是亦以黑水爲梁之南界矣梁州之
黑水今已無攷後人因謂梁州之黑水即雍州之黑水
在梁州西界乃取西洱河等以實之但梁州境界無此
遼廓故薛季宣書古文訓謂黑水即瀘水北雖未有以
見其必然亦未有以見其必不然也季宣所謂瀘水蓋
指若水下流之瀘江在今西藏裏唐城西北州府屏山
一名打冲河出今西藏裏唐城西北州府屏山縣南若水
南流千五百里至古對界曰鴉龍江又東南千六百里
至四川寧遠府會理州南與鮎水合沙崙又東南雲南
東川昭通二府界又東北至四川敘州府屏山縣南曰
馬湖江又東至宜賓縣東南與江合漢地志云蜀
郡旄牛縣若水出徼外東至徼外南入江旄牛故城在
繩水出徼外東至徼外南入江旄牛故城在今雅州府
溪縣南遠久廢縣在今寧遠府鹽源縣西水經若水篇
云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南入江旄牛故城在今雅州
會無縣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爲瀘江又東北至
楚道縣入江楚道縣即今宜賓縣朱提縣在今屏山縣
境會無縣即今朱提縣有朱提山故水經稱若水
由會無東北至朱提也朱提縣有朱提山故水經稱若水

西南五十里與屏山縣接界漢捷爲郡治焚道縣水經
若水注謂朱提縣在郡南千八百許里錢氏新註注地
理志謂在今貴州大定府威寧州境洪武乾隆府廳州
縣志謂朱提山當在今烏撒府境此皆依鄧道元爲說
烏撒府卽威寧州北至宜賓縣無過八百里旣不合八
千百許里之說且遠在會無之東南水經何以云由會
無東北至朱提乎惟威寧州之西四百六十六里今爲
雲南東川府漢爲犍爲郡堂琅縣蜀漢改立朱提郡鄧
道元說大率指此唐武德元年置朱提縣若論漢縣並
不在此也水黑曰盧若水至朱提始有瀘江之目則梁
州南界西南隅當以此爲限自未提以西皆爲徼外地
自宜賓以東始爲梁州地瀘江水自屏山縣東流逕宜
賓縣南又東與大江合逕南溪縣北瀘州江安縣北納
溪縣北瀘州北又東北逕合江縣西北重慶府江津縣
西北巴縣西北長壽縣西北治州西北忠州都縣西
北忠州西北又東逕夔州府萬縣北雲陽縣北奉節縣
北至巫山縣北是爲梁州之南界蓋大江旣納瀘江亦
得通稱黑水矣先生不信薛氏之說以爲黑水無攷可
也但所引水經注云云何以專就胡氏
禹貢雖指鈔錄並不向原書采取耶

第二見黑水西河惟雍州鄭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
于西河黑水在西徼外梁以為西北界雍以為西南界
義已見上也鄭仍約言之未嘗鑿指鶴壽案禹貢九州
之界限有以東西
言者冀青徐雍四州是也冀州處東河西北之閒青徐
二州皆東至海西北至岱雍州則西河為東界黑水為西
界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州之黑水其源流雖不可
攷然三危山固其所經也禹貢注引地記云三危山在
鳥鼠之西南當岷山鳥鼠山在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
西二十里三危山又在其西與四川松潘廳北之岷山
南北相值然則雍州西界當自渭源縣北行逕狄道州
皋蘭縣踰河北行少西逕涼州府平番縣東境而止禹
貢原陞底績至于豬野漢志云武威郡武威縣休屠澤
在東北古文以為豬野澤水經注云武威縣在姑臧城
北三百里東北即休屠澤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地理
志云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屈北水流兩分
一水北入休屠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行百五十里入
豬野俗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豬野在鎮番縣而谷

水爲豬野澤上源在武威縣此
固與黑水同爲雍州之西界也

第三見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予既采鄭注并唐
杜佑說又竊取胡先生渭錐指之義謂黑水當闕疑矣
乃蔡傳則曰黑水地志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案地
志符黑水云云北至犍道入江符黑水者此水至符縣
成流故名之也據地志則此水在梁州與雍州無涉且
北流非南流入江不入海此水在今敘州府城東十餘
里出西南夷呂卽犍郡自承
峨夷因過慶符縣東蔡上刪符字以與禹貢黑水爲一
下刪入江句以避至于南海之文其安至此將謂天下
後世竟無一人見漢書邪其下又引水經黑水出張掖

雞山云云犍爲張掖相去絕遠豈可併而爲一又曰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彌諾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卽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案麗水諸家以爲卽金沙江金沙江有二一卽繩水東北流合若水至犍道入江不入南海一在緬甸東明正統中王驥征麓川兵抵金沙江卽此綽云麗水南經驃國東入海驃卽緬甸古朱波也漢謂之撣唐謂之驃麗水從此入南海其爲緬甸之金沙明矣然此水下流雖入南海上源究亦荒遠無攷況緬甸去梁州遠甚苟以此爲梁之西界則其地西

被吐蕃南跨雲南極于交趾方五六千里以一州而兼
五服之地必無此理且三危雍州山也綽欲以緬甸金
沙江爲黑水遂移三危而南之指南詔羅些城北一山
爲黑水所經之三危更屬謬妄原蔡意連引地志水經
樊綽三說者蓋欲以犍爲張掖爲黑水上源金沙爲下
流耳無論犍爲張掖斷不可合樊綽之言斷不可據而
犍爲張掖之水何以知其與金沙江相爲首尾邪蔡又
以己意爲之總論曰梁雍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是水自
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
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旣入于河

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于南海案蔡以龍支之積石爲禹貢之積石故其山南直西傾又南爲岷山而以岡脊分東西岡脊以東之水皆入河漢岷江信矣若岡脊以西之水勢必入河安得越河而西爲黑水以入南海乎其謬有不可勝言者鶴壽案海內西經云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洋水黑水出西北隅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畢氏新校正云此海卽揚州之海漢水合江入海黑水合河入海也高誘謂洋水卽漢水關駟謂漾水出昆侖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吳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四十里案南海卽揚州東大海黑水源在伊州從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鄯州鄯州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今案畢氏據此以爲黑水入海之證其實不然黑水之源無攷南山經云淮相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

則在南方天問云黑水元趾三危安在元趾未必是洛
江之二池漢地理志云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在今
雲南府晉寧州水經注云黑水出張掖郡即今甘肅甘州府張掖
縣過三危山入于南海張掖郡即今甘肅甘州府張掖
縣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吾縣北伊吾縣即今哈密在
嘉峪關西北千六百里二處亦竝無黑水然則海內西
經謂與河水洋水同出昆侖事或然也黑水之流亦無
可攷戴東原水地記取李元陽之餘論直以潞江爲黑
水然禹貢三危既宅于雍州言之而潞江發源西藏在
今四川徽外南流入雲南界不但與雍州無涉并與梁
州亦無涉孔氏正義謂張掖敦煌竝在河北黑水得越
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也此以三危在
敦煌故有是說不知三危在積石之南黑水不待越河
而南三危南值岷山黑水或自三危南流入于岷江下
至揚州東入海也

蔡傳述程大昌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恐其狹小不足
爲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卻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

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卽
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嶠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
不知載籍必不能傳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
所漬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在蜀
之正西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卽三苗種裔與三苗之
敘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案杜佑通
典云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
入西洱河合流而東號漾濞水又東南出會川爲瀘水
瀘水卽黑水也此說乃程說所本漾濞水見唐書其源
名可跋海在今烏思藏之西南唐古特之東東南流逕

麗江府又南逕劔川州浪穹縣鄧川州又東至大理府
太和縣南又東匯爲西洱河卽漢志及水經所謂葉榆
縣東有葉榆澤是也此水本無黑水之名但自葉榆以
下分而爲二其支流則水經注所謂自葉榆縣南枝分
東北流逕遂久縣東姑復縣西與淹水合淹水又合繩
若入蜀江卽杜佑所謂東出會川爲瀘水者是雖瀘有
黑義然本非葉榆之正流不過與若繩瀘通流入江耳
且旣入江不入海則與禹貢不合若繩瀘且不得爲黑
水而況可以此爲葉榆卽黑水之證乎至葉榆正流則
水經注謂自葉榆縣流逕邪龍縣東南又逕滇池縣南

又東與盤江合又東南至交趾麓泠縣入海雖似與經入于南海相應但水入南海者多矣何以知葉榆卽黑水且漢志益州郡于滇池縣則言有黑水祠于葉榆縣則言有葉榆澤滇池今雲南府昆明縣葉榆今大理府太和縣相距八九百里不得云滇池卽葉榆又何以知葉榆縣之葉榆澤卽滇池縣所祠之黑水葉榆蠻語文義與中國不同何以見其因榆葉所漬得名道元竝無此語卽或大昌所見本有之亦何以知榆葉所漬之水必黑也且其地在蜀之西南甚遠而大昌謬云正西卽云在蜀之西矣梁州之境而及此不太遠乎且三危雍

州山也而黑水實經三危于是又欲尋葉榆之上源以爲在雍州之西徼支離極矣乃云葉榆東北距宕昌不遠不知宕昌國唐爲宕州地今在岷州南二百五十里古梁州北界雍州南界計其西南距漢之葉榆今之大理三四千里而猶云不遠乎且即使葉榆距宕昌不遠而三危竝不在宕昌又豈得以宕昌卽三苗種裔遂謂古之竅三苗于三危者卽在此處而葉榆之上源經過此與經至于三危相應乎程說之謬如此蔡傳載之無識甚矣

鶴壽案梁州境界斷不及今雲南等地況移之以釋雍州宋儒誠爲荒謬先生駁之是矣至薛

汝節所引疊溪黑水此出近志更不足駁

三危

舜典竄三苗于三危馬融注三苗國名也緡雲氏之後
爲諸侯蓋饕餮也三危西裔也戰國策吳起對魏文侯
云昔三苗之居左有彭蠡右有洞庭文山在其南衡山
在其北是也竄者竄其君并其臣而放之三危有二說
地理志杜林以爲敦煌郡卽古瓜州昭九年左傳王使
詹桓伯辭于晉曰先王居檇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
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
三危者瓜州今敦煌胡渭以爲後魏世祖太武帝本紀
太平真君六年高涼王那等討吐谷渾慕利延慕利延

西渡流沙那急追被囊拒戰破之遁走追之度三危至
雪山卽此三危也隋地理志亦云敦煌郡敦煌縣有三
危山漢敦煌唐分爲瓜沙二州括地志云三危在沙州
敦煌縣東南四十里山有三峯故名杜佑通典亦云沙
州敦煌縣舜流三苗于三危卽其地李吉甫元和郡縣
志亦云武德二年置瓜州五年改爲沙州敦煌縣三危
山在縣南三十里尚書竄三苗于三危卽此亦名卑羽
山今爲嘉峪關外廢沙州衛地衛地屬行都司後棄之化外肅州舊
志云白龍堆沙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是爲西極要路以
此推之可以得三危之形勢矣胡氏此說本之杜預然

杜預說乃鑿空誤出左傳正文竝無之卽漢地志敦煌亦竝無之蓋因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故有是言見陰戎世爲先王屏斥不居中土禱杌惡獸借以指陰戎與三苗無涉襄十四年晉人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卽此戎也杜預傅會其說謂其與三苗俱放後人遂謂三危之山在瓜州不足信也

鶴壽案鮮水西北白龍堆沙之東有山曰三危與禹貢不協其名蓋後起也鮮

水者今之青海番名呼呼淖爾值沙磧之東西寧府之西肅州甘州之南積石之北漢志云敦煌郡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肅昌海西域傳云鄯善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括地志等書咸謂沙州敦煌縣有三危山故邊衛志云白龍堆在沙州衛西沙州形蜿蜒如龍變改無定東倚二危北望蒲昌也今案禹貢言導黑水

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河既行積石之南東北屈曲過雍州之北折南經雍州之東爲龍門西河南抵華陰而河所出山自枯爾坤西南接岡底斯西北爲于闐南山直抵葱嶺則河北之水不得絕之而南以入南海今所謂三危山者其下亦無水經過蓋禹貢之三危在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鳥鼠山之西三苗居此而允姓之戎則居于瓜州後世混而一之遂于瓜州別指一山爲三危耳

禹貢三危凡二見雍州云三危既宅三苗丕敘鄭注河圖及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又下文導黑水至于三危今鳥鼠之西岷山之北積石之南大山本多不知以何山爲古三危孔穎達云山在河南則亦以康成爲據但腹是口非耳最可怪者水經云江水東過江陽縣南雒水從三危山東

過廣魏雒縣南東南注之正可證三危在岷山北而酈
道元引山海經云三危在敦煌南與岷山相接山南帶
黑水詳道元之意似誤合二說以爲一計岷山與沙州
相距約二千里既云與岷山相接則與鄭元所引地記
合安得復言在敦煌南乎水經末卷又云三危山在敦
煌縣南與洛水出三危自相矛盾水經末卷乃妄人附
益所說山水率多紕繆乃道元注又引山海經云三危
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尚書
所謂竄三苗于三危也此條本與鄭元合道元乃引以
注敦煌南之語其下復綴以春秋傳允姓之姦居于瓜

州瓜州卽敦煌漢武帝分酒泉置此南有鳴沙山亦曰沙州云云豈非道元誤合二說以爲一邪不知二說斷不可一當以鄭元說爲正而山海經水經各有二條皆一是一否當擇取之

西鳥鼠山在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西二十里禹貢鄭注引地記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今案西南當作東南蓋岷山在今四川松潘廳北二百三十里其北值蘭州府河州積石山在今甘肅西寧府邊外西南五百三十里其東值河州而渭源縣在河州東南三危既在鳥鼠之西則居積石之正東鄭誤以爲西南也至水經江水東過江陽縣南雒水從三危山東過廣漢雒縣南東南注之江陽縣卽今四川之瀘州雒縣在今成都府漢州南雒水卽出雒縣章山今爲什邡縣地遠在松潘廳之東南然則水經所謂雒水從三危山或卽指章山亦未可知而斷非禹貢之三危也雒水所從之三危在岷山南而先生謂正可證三

危在岷山北謬矣漢志云隴西郡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知鳥鼠在首陽則知三危亦相去不遠鄭道元誤合穀煙之三危于首陽而先生又欲合維縣之三危于首陽耶

河源

自古言河出崑崙而雍州崑崙在臨羌非河源山海經有兩崑崙一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曰西王母此荒遠無稽不必深論一云崑崙之邱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又云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河水出東北隅入禹所導積石山

此崑崙在中國西北然亦不可得詳爾雅河出崑崙虛
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此亦不言崑崙所在史
記大宛傳張騫使西域還爲天子言于寘之西水皆西
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
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其後騫死漢使窮河
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
所出山曰崑崙云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
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
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
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

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案張騫及後使者皆未嘗指于闐之山爲崑崙武帝自案古圖書名之故太史公云不睹崑崙所在當置勿論而自于闐東注鹽澤伏流出爲河源則史記已有明文矣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是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

袤三百里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云
此敍兩源尤明確其潛流至積石處古來無人目驗其
狀故終于湮晦然鹽澤受西域數大川之水隱淪之脈
豈無所發越而遂止此理之可信者凡言河源當以此
爲正水經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
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阪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
海又南入葱嶺山出山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真國南
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
山下有石門此十三字錯簡在前
今從鄭注移置于此案此敍西域兩源較
漢書尤爲明備杜佑謂敦煌張掖之閒華人往來非少

從漢至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大磧亘數千里未有桑
田碧海之變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不知蒲
昌以東潛流地中所云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者不過
因河關以西皆羌中地河水所經人莫能睹故假三郡
之南以表之非真謂河自鹽澤東流入玉門陽關也杜
佑所疑皆屬謬妄而史記漢書水經確有可據特隱淪
之脈罕能目驗後漢段熲至積石山僅及其山趾而止
唐李靖侯君集征吐谷渾直踰其山而武人無識不能
言重源又發之事後人所以不篤信也鶴壽案河源出自昆侖爾雅有
明文此無可疑者獨昆侖之虛有言在中國西北而主
于闐之說者有言在吐蕃西南而主紫山之說者近畢

氏山海經新校正則悉翻其說西山經云昆侖之邱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于無遠畢氏曰山在今甘肅肅州南八十里漢志云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昆侖山祠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十六國春秋云涼張駿時酒泉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侖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又刪丹西河名云弱水禹貢昆侖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括地志云昆侖山在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昆侖山漢武帝案古圖書以為在于闐唐以為在吐蕃言即紫山元以火敦腦兒為河源言是桑甘思東北大雪山皆非此昆侖也經云槐江之山南望昆侖東望恒山明昆侖去恒山不甚遠若在于闐何由相望又古言昆侖皆是西北去中國亦止數千里耳海內西經云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鄭君注尚書引禹所受地說書云昆侖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說文云邱字从北一中邦之居在昆侖東南漢志云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大夏者春秋傳所言實沈之遷在今山西境即西陰門山亦在山西境西接陝西以至甘肅皆在西北以此知昆侖之邱即在甘肅必非于闐吐蕃之山

矣張守節謂肅州乃小昆侖非河出者後世皆仍其誤
攷博物志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國西海之濱有小
昆侖則古以小昆侖爲在大秦國而肅
州之山爲夏書山海經之昆侖無疑也

吐蕃歷周及隋猶隔西羌未通中國唐貞觀中始朝貢
積石秦漢爲西羌地晉永嘉後爲吐谷渾所據及高宗
龍朔中吐蕃滅吐谷渾積石遂爲吐蕃地自後使命往
來皆指吐蕃中水從西南來向東北流與積石山下河
相連者爲黃河而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國中西南河之
所出杜佑首主此說而力排漢人葱嶺干闥河從蒲昌
海伏流至積石方出之說唐吐蕃傳穆宗長慶元年以
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

欽陽志輿地廣記作薛
元鼎秦傳從之元史亦

作薛恐非使還踰湟水湟水至濛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

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元和志攢石軍西南一百四十里有洪濟河水

益狹其南三百里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

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閒下

合衆流故世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

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寢

狹故號磧尾其地蓋在劔南之西此說又在杜佑之後

但舊唐書吐蕃在長安西八千里蓋以都城言之今元

鼎所見紫山東距長安裁五千里當在吐蕃都城東北

三千里矣吐蕃自言崑崙山在國中西南而元鼎所指

以爲崑崙者乃在其東北此不可信

蔡傳引漢西域傳及元鼎二說而以

元鼎爲是不足信

元史地理志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

往來河源自河州東寧河驛西去四閱月抵河源在吐

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粲若列星名火敦腦兒火

敦譯言星宿也

朱思本曰河源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十餘里雲南麗江宣

撫使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十餘里

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

刺腦兒自西而東行一日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

來名亦里赤與赤賓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

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始名黃河又一二日岐

爲八九股名也孫幹倫譯言九度又四五日兩山峽束

其深叵測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譯
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自八九股水至
崑崙行二十日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地名闊卽
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喇別里赤兒近北二
日河水過之

思本日河過闊提與
亦西八思合河合

崑崙以東山益高行

五六日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
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水北行轉西流
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
里始有州治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
日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以上所言果是則不但三代

秦漢相傳河源在中國西北者一槩抹殺卽唐人云崑崙在吐蕃國中西南爲河所出而此云河源又在崑崙西南一月程是唐人亦僅得半也但劉元鼎以紫山一名悶摩黎爲崑崙都實以亦耳麻不莫刺一名騰乞里塔爲崑崙是二是一皆不可知番語無定固難攷信然其所行同係吐蕃一路雖所至有遠近大約二說實相表裏自此以後無不遵用其說者不但學者好事翻新亦因吐蕃河與積石山下河相連有目共見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者幽悶難知故耳難知者未必非共見者未必是積石乃禹導河之始都實自河

州西行當身歷其地乃竟不知而以唐之積石軍爲禹
之積石則其鑿空妄語何足深據當從舊說鶴壽案戴東原水地記錢獻之新輯注地理志皆謂昆侖山在今青海右境西南河水出其東北流折而西北又折而東北凡二千七百發源于此東南流折而西北又折而東北入塞內至寧夏里皆行塞外至甘肅蘭州府河州西北始入塞內至寧夏府平羅縣東入鄂爾多斯界又東北抵阿布山色爾山喀喇山又東逕噶札爾賀邵山南北抵九爾哈即而東南逕默爾楚克賀邵山北抵九爾哈即圖又東南折而南入塞自此爲中國河矣

積石龍門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傳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疏
曰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
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案呂覽仲夏紀古樂篇

云禹鑿龍門降通滂水以導河墨子兼愛中篇云禹北
爲防原洒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西河之民淮南子云
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賈讓奏云大
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析底柱是禹所施
功也疏云積石至龍門三千里實則有四五千里蔡傳
曰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
方向荒遠在所略也案蔡意亦以積石在龍支故以積
石至龍門僅三千里沿流之誤固不必言河自積石東
北流至寧夏折而北至廢豐州折而東至東受降城折
而南方向不一旣難屬詞且施功甚略故總括爲一句

耳其所經行皆雍州域內豈爲荒遠蔡見朔方西涼不
入宋版圖遂言荒遠謬甚蔡傳又曰李復云同州韓城
北有安國嶺東西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
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于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
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于山
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
如萬雷余攷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
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
則謂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是如此則
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卻在何處李氏之學極博不

知此說何所攷也東受降城在今朔州北三百五十里
本漢定襄郡成樂縣去禹貢龍門一千五百餘里若謂
此皆禹鑿禹之輕用民力一至于此真正妄談不足與
辨至龍門之鑿則載在傳記者甚多墨翟呂不韋劉晏
賈讓酈道元述之已詳乃云不詳其所以鑿是諸書蔡
皆未寓目邪